

恋恋红尘

冬季恋歌

宗介玲



经历过几场明媚阳光的照射后，太阳似乎放了长假，一连多日不露面，总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。我家的阳台是半开放式的，只有一个一米二左右的双层玻璃隔断墙，脚踩着玻璃下的岩板石阶，手搭在玻璃沿的铁质扶手上，上半身微微探出去，即使楼房的前排还有楼房，倒也阻挡不住我远眺的视线。闲暇时分，我喜欢在阳台上发一会呆。有太阳时，搬个小凳子享受温暖洒在脸上、身上，晒晒发霉的思想；阴雨绵延时，细数飘落的雨丝，借机滋润一下干渴的思绪。

忽而忆起我与自家先生相识的场景，同样的初冬时节，那天的雨也似这般娴静、也如此刻般温柔。靠在单元门外栏杆上的我背着工作仪器设备，边望着走廊外不吵不闹的雨，边等着接应我工作的人。

半个小时后，终于一声清脆又不刺耳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安静。“妹子，测露点（专业术语，是指测空气中的含水量）吗？”我闻声一瞧，一个手里拿着对讲机、满脸笑意盈盈的青年向我走来。“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这么久，我帮你拿着背包吧。”他边说边顺手要来接我手里的包。“没关系，你要不要先去拿件雨衣？这露天工作还得很久，别感冒了。”看到他身上的衣服已然被雨水浸湿，想起工作时间还要很长，我便善意地提醒。“好的，那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工具，我速速就来。”就这样，因为工作的接触，我们相识在了一场冬雨中，伴随着彼此的客气与迁就，滋润着慢慢萌发的爱情的种子。初识的日子如同这冬日的雨淅淅沥沥、轻声细语般，娇羞得很。

远处的山林间雨雾漫起，思绪渐渐被目光拉回，空气中氤氲的寒凉似乎诉说着未来几日不太热情的天气状况。昨夜临时兴起的一场细雨使得路面湿漉漉的，水成群结队地弥漫开来，给大地镀上了一层油亮亮、明晃晃的防护膜。冬日的脸颊异常干涩，映入眼帘的地面皆是嫩嘟嘟的水光肌即视感。时令节下，冷风一来，树上零星的叶儿被风一吹，便恣意地逃脱开灰黑色枝桠的牵绊，飘飘洒洒地奔向地面，盘旋、降落，尔后便拥有了除天空外的另一片属地。叶儿舒舒服服地躺平，金黄带点焦糖色系的外貌在灰黑色清冷的地面格外瞩目，或许是自在地贡献了青绿，更或许是枝干汲取了养分，总之，目前飘飘然里唯一有重量的就是整体遍布着的丝丝经络。回首，只见叶儿任由雨儿落在它的头发、肩颈、躯干，从细致朦胧地抚摸到滂沱汹涌地拍打，直至叶儿全身结结实实地粘住地面，让身体的每一处脉络、每一寸叶肉都舒展开来，像初次相识更像是久别重逢般拥抱着大地，似乎享受着它一生的自由和舒适，是那般的泰然自若。更是那般畅然，正如歌中所唱那般“不卑不亢、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”坦然地《活着》。

因为节假日外出游玩，在长途奔袭的摧残下，车遍身蒙上了一层土。这场雨来得毫不吝啬，让我们停在路面上的车享受了一把奢侈的雨水浴，车窗清晰透彻的明亮和白色车身焕然一新的肌肤让我着实欣喜。先生也开心地说道：“这雨挺勤劳啊，出来旅游还不忘工作。”我笑着回他：“你咋知道天上也有假期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它闲来无事，跟着乌云出来疯玩一圈，等太阳一露脸，立刻回去坚守岗位。这是常识。”看着他扬起的傲娇面庞，我不再争辩。“受教了啊，马博士。”两人对视一笑，眼神却又不约而同地坠入窗外柔雨绵延的景中，静静地，听着微风细雨携手带来的冬日协奏曲。

忽而有风吹过，两个人在阳台上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望着那边海面一隅渐渐升起浓雾，乘着风，一边消散一边赶路，冲着山的方向。不知何时，不知多久，小区道路两侧的路灯也玩起了躲猫猫，似有似无，忽隐忽现。三餐四季，晴天雨天，爱的人在身边；目光所及之处，雨落人间，景美，人也美。

生活滋味

买蟹记

翁盈昌

“卖蟹啰！卖蟹啰！”太阳公公刚从东海洋面露出笑脸，个子矮小、身子结实、皮肤黑里透红的渔姑，蹲在一条马路市场边，边喊边整理筐里的蟹，她那脆甜的喊声，迅速引来好多买主。

“先给我挑5只。”家庭主妇苏意先声夺人，没到摊位，先要卖主挑蟹。其他买蟹的人也“轰”地围拢来，你拥我挤的。苏意挑选好3只白蟹装进环保袋，付好钱退出人群，满意地去买别的菜。

从卖主5只里挑选3只是苏意的买蟹策略，因为卖主帮买主挑选蟹一般有按三分之一优质、三分之一中等、三分之一劣质比例出售的心理，所以，苏意反其道而行之，好中选优，不上卖主的当。

此时，不足百米距离的马路市场上，几十个流动摊位一字儿排开，或箩筐或簸箕或蛇皮袋，从白泉、勾山、芦花、展茅方向来的摊贩们，随地摆放着，出售各种各样应季蔬菜。

“阿姨，这个空档给我摆摆好吧？我头次来这里摆摊，慌急慌忙差点出车祸，撞着一位后生，亏得他不要我赔医药费，否则我的菜白白卖还不够。”老菜贩见村姑老实巴交，一声不响将自己摊位让出一点点。

自8月份渔船开始出海以来，千余艘拖虾、笼壶、刺网、围网敷网渔船结束了为期3个月的休渔期后，出海捕捞虾蟹鱼，一大拨新鲜的“虾兵蟹将”重归市民餐桌，沈家门人有了尝鲜口福。

鱼汛期每天一大早，卖蟹买蟹成了马路市场主角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老梨挤在最前面，他左右开弓，左一肩，右一膀，把两个女买主挤到一边，自己占据了“正厅”位置之后，伸手挑选一只最大的白蟹，故意说：“这蟹一点也不新鲜，只只是死蟹，拣不出像样的好蟹。”

见老梨挑来挑去就是不买，旁边

爱打抱不平的老金婉转批评老梨不相识：“老头，依成啥体统，怎么只占位置不买蟹？”

“我买，我买……”老梨深感不好意思，“呀，哎哎……痛死我了。”原来手指被梭子蟹夹住了。

“快甩，快甩……”有人建议老梨用力甩。可越甩蟹越夹紧。

还是老金有经验，捏着老梨的手，往海水桶里浸。梭子蟹碰到水，放掉老梨逃命去了。老梨这才难为情地退出买蟹摊位。

其实老梨不姓梨，因为身材像梨头，被人绰号为梨头。70多岁的老梨打扮特别，头戴金丝草帽，颈上挂着墨赤铁黑、草绳般粗的金项链，倭豆般大的金戒指套在火管般粗的手指上，花格子衬衫从不扣纽扣，落月肚皮扣不住皮带，裤腰下滑到小肚间。由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无所事事，所以上午“泡”在露天市场，东家看看西家逛逛，闲扯几句。

“阿姨，50元钱能买几只蟹？”一个小姑娘哭丧着脸，来到渔姑摊位前，说自己从来没买过菜，更不会挑选梭子蟹。因为妈妈生病下不了床，爸爸长期出海在外，自己开学在即，马上去学校报到，此时放心不下妈妈的病情，离别前想买蟹让妈妈尝鲜。

“这4只蟹不是很壮，你拿去，不用付钱，阿姨送给你。”渔姑笑咪咪对小姑娘说，“如果明后天还在家，你再来拿，阿姨会送给你的。”

还没离开市场的老金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他既为卖蟹渔姑点赞，又称小姑娘是孝敬邻，“阿公为你俩点赞。”

这小小的马路市场，不知何时形成，也不知何时会消失，这里如同一幅生活场景，展示着老百姓一日三餐的美味佳肴，描绘着渔农民一年四季的丰收景象、人间烟火。

心灵隽语

冬日的某个片断

应红枫

恍然记起多年前的某个冬日。周末，小雨。那天很冷。

我领着年幼的孩子在城区最繁华的市中心那家肯德基店排队买鸡块。我刚刚进店站下，身后的店门被推开，一只粘满泥巴的破烂解放鞋，颤颤巍巍地伸了进来。一位额前只剩几根稀疏白发的老人，裹了裹已经掉光纽扣、肮脏得看不出底色的单薄上衣，探头探脑地张望了几下，忐忑地站在我后面排队。

我给儿子买了鸡块和蛋挞，转身准备离开时，老人使劲地看了看我手里捧的蛋挞，低声怯懦地嘶哑着声音对服务员说，他也要买这个。还用大拇指和食指圈起来，装出一个圆形的样子。服务员明白了老人的意思，而且蛋挞在烤盘里都有现成的，服务员很快就给老人装袋了一个蛋挞递到老人手里。我听见老人把几枚硬币放在柜台上的声音，随后还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我坐在靠门的那张餐桌边陪着孩子

吃鸡块，见老人慢慢地走到门边，小心地推开门去，然后抑制不住小兴奋地对门外说：“买到了，买到了。”我探头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婆婆，咧着缺牙的嘴接过老人手里的蛋挞，笨拙地撕了一半，要和老人分食。老人摆摆手，“我不要，你吃吧。”说完跨出门去。肯德基店的弹簧门即将关上时，那位老婆婆伸手推了一下门框，对老人说：“能不能慢点关？里面吹出来的风暖和，我很冷……”

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，我想告诉老人：您作为肯德基店的顾客，有权利进来坐在暖和的餐桌边舒舒服服地用餐。但我只是心里难受，却没有动身去叫站在门口吃蛋挞的两位老人，现在每每想起，依旧让我内心感到深深的愧疚和忏悔。

一转眼，都快20年了。但愿两位老人依然健在，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能够在家里安享晚年。